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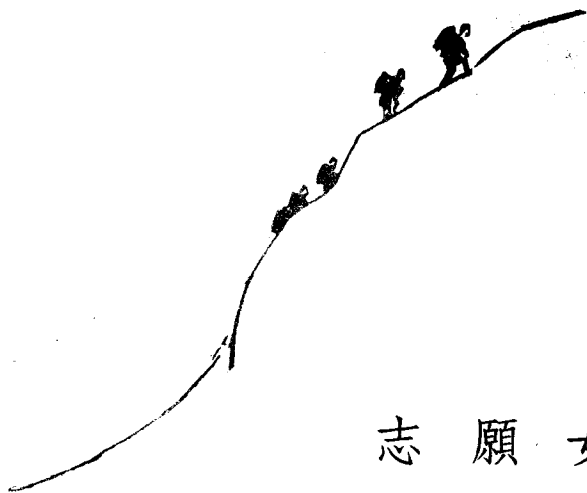


志願女教師

奧萊瑪·伽尔西亚著

靜言 志良譯





志願女教師

〔古巴〕达烏拉·奧萊瑪·伽尔西亚著

靜言 志良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封面画：張守义

志願女教師

书号 1780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10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5 $\frac{15}{16}$ 插页 2

1964年7月北京第1版 196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价 (3) 0.51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(Cuba)

Daura Olema García

Maestra Voluntaria

丙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780

定 价： 0.51 元

一切都是在这儿开始……一列三等火車。旅途中，我們三四个姑娘挤在一張座位上……我观察着周圍的人群。姑娘們都穿着綠橄欖色的褲子和灰色的襯衫，有的兴高采烈，有的面露疑慮，有的滿臉惊愕，有的眼泪汪汪……真是什么样的表情都有。

火車朝着奧連特省的雅拉进发。我們这群人的目的地是設在米那斯—台尔—弗里奧的志願教師訓練班。

我观察着我周圍的人群……并不是他們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，我只是观察着他們……我在他們中間寻找。我在寻找我祖国的真理，也就是我自己的真理。

我怀疑，我动摇……以致感到茫然无所适从，使我陷入了一种徒劳的惆悵。

和我接近的那些人都屬於小資產階級，他們都在談論我国現在的政府要把我們引向共产主义。从孩提的时候起，“共产主义”这个名詞便是作为“人类的毒瘤”来教給我的。現在听到这个名詞虽则不再害怕，但总感到深深的忧虑。这种忧虑使我苦恼，甚至使我失去了正常工

作和生活的能力。

难道古巴的革命真的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嗎？那么……如果說，我們的革命真是社会主义的革命……什么又是社会主义呢？……

該死的火車！車輪在鉄路上顛得人背脊骨都痛，而且到处那么骯髒！

这群人中間，有的是抱着理想而来的，有的則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。我的目的却不是这样。我是来观察的，了解这个政府究竟要怎样做，有什么打算，搞这些运动这些变革是为了什么。我可以在給我們指定的营地裡不怀任何偏見地进行观察，研究每一句話，每一个行动。

我要进行調查，进行分析，然后……我就会知道該怎么办了。

一个人可以拥护一种政治主張或者完全反对这种政治主張，但是决不可以在决定祖国未来的时候对现实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。

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一切……而我也一定会弄清楚的。等到我們在营地里的活动完全开展起来以后，我就不难一下子看到問題的深处了。

那个穿紅衬衫，带着紅背包和紅貝雷帽的黑发青年，是个討厭的家伙。他会不会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呢？……

我承认，我是准备着不去相信，也不去接受的。坐在我右边的一个姑娘兴奋地看着窗外的風景，不时地跟我

談起她的貧窮，她母親為了給她上學而作的犧牲等等。

“我當上了志願教師，那麼，我就可以用我自己掙的錢幫助已經得病的媽媽了。”

她需要的不多，九十个到一百个比索微薄的薪金，就夠了。可是，我在我工作的公司里，掙的錢要多得多，然而我並不稱心。我拚命地工作，想着將來升級加薪。

我呼吸着車窗里送進來的混雜着火車煤煙味的空氣。我閉上了眼睛，思索着我的工作和給我的這六個月假期。准假六個月而且工資照發，這確是不錯。我天天工作到深夜，直到尋歡作樂的人們都已回家的時候，总算並沒有白干。我過去確實不曾拿到過加班費，但是現在卻能利用這樣的假期，什麼問題都沒有。

這群人真夠粗野！那麼大喊大叫，又沒紀律，又吵鬧！這會兒，他們唱起歌來了……

向前進，古巴人民，古巴鼓舞着我們的英勇氣概……

古巴！……我們這一代子孫會在你的歷史上留下什麼的話啊！我的腦海里沸騰了起來。我想起了書上讀到過的我國從前的那些統治者，也想起了自己親身經歷過的時期，以及最後那血腥的可怕的、充滿痛苦和恐怖的時期……巴蒂斯塔的統治時期！

後來，是……人民對菲德爾·卡斯特羅的信仰，我自

己对菲德尔·卡斯特罗的信仰。我总是发誓永远不給我国任何哪个总统竞选人投票。我想起了那帮人到家里来为竞选某个职位的政客作宣傳的情景。他們搞家庭訪問，特別喜欢到那些人口最多最穷的人家去，企图收买他們，向他們許下各种各样根本不会兌現的諾言。每当我们知道他們快要来到时，媽媽和我就躲进里屋，看着他們怎样叫門叫累了之后把几張印着“总统候选人”像片的傳单从門縫下面塞了进来，再去叫下一家的門。結果呢，这些人沒有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根本不是为国家办事。为什么要投这些人的票呢？……見他們的鬼去吧！

对于菲德尔·卡斯特罗，就不同了。我心里早就投了他的票，出自内心地投了他的信任票；全国渴望正义的人民都投了他的信任票；这是他在山上用血和火赢得来的。現在，我不知道这是否真的就是社会主义，我不知道……

火車在一个小鎮上停了一会儿。我买了些糖果請我的旅伴們吃。我問了他們一些問題。这些人看見有人跟他們談一些政治方面的話，总是最乐意不过的。火車发着震耳的隆隆声，只有提高了嗓門說話才能听得見，而我又最討厭別人大叫大嚷地說話，要不是为了急于要弄清楚我头脑里所有的這些問題，作出決定，我早已从这列既討厭又喧鬧的該死火車里跳出去了。

一个小伙子送給我一块普通糖果……站在他身边

的另一个小伙子为了盖过隆隆的车声，大声地对他喊着……

“我敢肯定她不会要，你瞧她那副资产阶级小姐的面孔。”

然后，为了不让我听见，他放低了声音：

“是个装模做样的小姐儿。”

我微笑着接过了糖果，和小伙子攀谈起来。谈了几分钟之后，他向我坦白说，我的外表一开始就给他一种高傲的印象。

“那你为什么还来接近我呢？”

“因为你是个革命者。”

“你这样以为吗？”

“难道你不是和我们一起来的吗？”

“那又怎样呢？”

“那就是说，你是到马埃斯特腊山去为我们的革命服务的，因为我不相信你是为个人生活而来的。”

“你很坦率。”

“我是个革命者。”

这话听来有些自命不凡，但我还是继续和他谈下去。

“你认为这次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吗？”

“当然罗！”

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有些不耐烦，忍不住就问：

“那么……你接受吗？”

小伙子惊讶得睁大了眼睛。

“当然呀！”

“你了解嗎？”

看到我的这种劲头，他满意地微笑起来。

“我父亲在五零年就参加了党。他把什么都讲给我听了。我知道所有将要发生的事情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那你……你对这一切怎么想呢？”

这句话问得我不知所措，想不出该跟他说些什么才好。我觉得，怎么回答，也是笨拙的。最后，我想法把他的话题扯开了。

“我嗎……好吧……你看，火車要停了，我們去喝点儿冷飲好不好？”

他同意了，搶在我的前面下了車，拉着我的一只手，在别的同志們中間挤过去。我們到了这个小站旁边的一家小咖啡館的柜台前面，他笑眯眯地看着我。

“你渴了吧，說了多少話……瞧你。”

“来这里以前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是木工。”

“收入不錯吧？”

“還不錯，晚上还在商业学校念书。”

“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来呢？”

“因为古巴需要‘头脑清楚’的教师。”

“头脑清楚？”

看到他的目光，我后悔自己刚说的话用了讽刺的口吻。他的脸这时候很严肃，向着火车停着的地方说：

“是的，你看，你看见坐这列火车的这群人没有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所以我爱这些人……他们是古巴人……是工人的子弟……他们有信仰。他们像我一样，准备作出牺牲。”

“你相信吗？”

我为小伙子的天真感到惋惜。但我还是耐着性子听他讲下去。

“我相信他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。那些不能够了解这个过程的人，不会‘忍受’多久，他们不准备牺牲，不热爱正义……噢，你还要汽水吗？”

“谢谢……不要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他把瓶子放到柜台上，付了钱。我们慢慢地走向火车。上车一看，我的位子被一个黑人姑娘占了，我要她让给我。

“那不行，这位子又不是你包下来的。”

另一个姑娘帮我说话了：

“得了吧，她原来就在这儿。”

“好吧，那又怎样呢？我已经几个钟头没有地方坐了。”

真庸俗，不过說实在話……我已經坐了很長時間，我們可以大家均着坐坐，路还远着呢。我穿过过道，到了車厢門口。那儿站着一个打扮得怪模怪样的年輕姑娘，两只眼睛一个劲儿地盯着小伙子們轉。这个不要臉的小姐儿是个妓女嗎？她难道也是个社会主义者？……社会主义者难道真像很多人說的那样都是些下流坯嗎？我假装要摔倒，拉住了她的胳膊。

“对不起。里面真热，是嗎？”

“是呀。可是你瞧，那些漂亮小伙子。”

我还想談几句，或者最好让她談下去。可是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……哼！又是眉眼，又是浪笑……得啦，这个姑娘給我的印象就是空虚和愚蠢。

革命难道就靠这一类人来建設古巴的未来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，苦苦地折磨着我的，正是这个問題。可是不願意过早地就下判断。我想，在营地待一个来月对我就足够了。然后我就恢复过去的工作和生活。我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得到我所需要的一切。

我在車厢的一个角落里垫着背包坐了下来。我們好像放在一只电动攪拌器里的香蕉一样。

“革命万岁！”

这种叫喊叫人多么心煩。这种可怕的狂热还得忍受到旅途結束。这些人为什么这样自以为了不起呢？問題在于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这大量的共产主义宣傳会把他們

引到什么地方去。革命政府花了很大一笔钱来“教育”这些无知而轻信的人民，而且是我们大家的钱。再说，古巴已经精疲力尽，她需要有所信赖，于是他们就乘机而入。我的头脑真是混乱……这些话都是别人在那么说，事实如何，我不知道……我应当不受任何影响地进行分析。我感到饿了，他们不会给我们午饭吃吧？我可以随便在哪里买点东西吃吃。大家都在向窗外眺望……而我所要欣赏的风景却在这儿，在车厢里面。这些革命准备用来建设我国未来的人材，使我很感到兴趣。看着窗外是浪费时间……我需要时间，连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。秩序多么乱！谁是我们这列骯髒火车的负责人呢？闹得多厉害！这列该死的火车不知是谁在驾驶。他大概以为拉的是群猪猡吧。

……车停了。很多人没有带买东西的钱。我把我买的东西分给大家。对我来说钱不成问题，我挣的钱足够我和家里的人花的……家里的人……妈妈已经是信心坚定了。她多么热爱革命！不过妈妈从不走出家门，总是离不开她那张轮椅。她是受到了电视和广播的宣传的教育。此外……还有报纸。

在我家里……我要什么就有什么。我仿佛又听见了妈妈在我临走前说的最后几句话。

“妈妈，我要到马埃斯特腊山去了。”

“你做得对……这样，你会看清你自己和看清一切

的。不过，你坐下……靜一会儿吧……你簡直要鬧得我发瘋了。”

“我也沒有办法，我靜不下来，不等到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最应当的，我是靜不下来的。”

“你不能老这样下去。你已經好几天几乎睡不了觉吃不下飯了。我求求你，告訴我你是不是有什么更重大的心事。”

“更重大的？……可是……你以为这还不够重大？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道路，我却还不知道往哪里走。我想，我要么拥护革命，要么反对革命，但是必須要有自己的清清楚楚的思想。要不然，像这样逃避政治，总有一天会耐不住而把我憋死的。”

既然媽媽和很多人一样，把菲德尔看成第二个救世主，只是从感情出发来看革命，我又怎么能够向她解說明白，革命还是一种政治呢。我还清楚地記得，她回答我的时候用的那种譏諷口气。

“那么……你是什么时候对政治发生了兴趣的呢？”

“你不要扫我的兴。我現在就很有兴趣。难道你沒有看見这些人怎么把一切的一切，甚至法律，都变了样？也沒有看見人民怎么愚蠢而盲目地跟着他們走？”

“你說話得小心些。即使你是我的女儿，我也不許你說話这样不干不淨。你所說的这个‘决定’只能用真理来决定，而真理就是革命，其他都是胡說八道……廢話連

篇！从前是这样，将来也是这样。你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，现在倒糊涂起来了。”

“是的……我糊涂。媽媽說得对。”

“你好好地想想吧，因为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。你要是决定反对革命，那就别回到这儿来。你要是被打死了，我决不会掉一滴眼泪，因为我不当叛徒的母亲。难道你还不明白？全国人民的心都在为这个事业而跳动。这是我们的事业！我宁愿看见你现在就死在这儿，也不愿看见你毁在那群狼心狗肺的人手里。”

“你是个狂热分子。”

“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……给我出去……听你说话都叫我生气。这都是公司里的那个美国女人把你弄成这样的……你可得明白，只要我知道你是跟那帮叛徒在一起，你就别想再踏进我的门。”

“媽媽，难道这是可能的嗎，你就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媽媽不媽媽的，我把话都说清楚了。”

“好吧。不过，你也用不着怪人家。海倫是我的朋友，她只是为了要我好。”

“哼，瞧她还是为了要你好，看看她在你头脑里塞了些什么东西就够了。”

“誰也沒有在我头脑里塞什么东西。”

“你是在想什么啦，同志？准是想未婚夫……是不是？”

“啊？……哦。”

我想站起身来，但是又坐了下去。我只觉得两腿不听使唤。我在背包上坐了多久了？天色渐渐暗下来。我全身被汗水湿透，从头到脚都是尘土。我抚摩着两腿；一个黑头发姑娘过来帮助我。我感到有些意外。

“关节炎嗎？”

“不是。我的腿发麻。謝謝，怎么好麻煩你呢？”

“一点不麻煩。你不就是几小时前把自己的座位让給了別人嗎？”

她一面說一面亲切而同情地看着我。

“我扶你起来。你‘揪住’我的手。”

这种人說話真土气。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。瞧她那双手多么粗糙。她的尖声尖气的嗓音在我耳朵里嗡嗡直响。

“嗨，你这双手，真軟得像綢緞。一看就知道是个捏笔杆的。”

“那么……你呢？”

“我是个沒爹沒娘的孤儿，从小跟着一个姑母，她常常很命地揍我，把我当牛馬使唤。”

她說这話时的神情，有点不大在意，这使我觉得难受，似乎积年累月的折磨，已經使她对自己的痛苦变得很淡漠了。我想找些話，找件事来安慰安慰她，一时不知怎么說起才好。